

斯诺登律师亲撰，揭秘斯诺登流亡真相

奥利弗·斯通据此拍成电影《斯诺登》



章鱼时代

Время Спрута

【俄】阿纳托利·库切列纳 著

Анатолий Кучерена

徐先玉 译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People's Oriental Publishing & Media



东方出版社
The Oriental Press

章鱼时代

В р е м я С п р у т а

【俄】 阿纳托利·库切列纳 著

Анатолий Кучерена

徐先玉 译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People's Oriental Publishing & Media



東方出版社
The Orient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章鱼时代 / (俄罗斯) 阿纳托利 · 库切列纳 著 ; 徐先玉 译 .

—北京 : 东方出版社 , 2016.10

(阅读俄国)

ISBN 978-7-5060-9313-2

I. ①章… II. ①阿… ②徐… III. 侦探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①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8924 号.

TIME OF THE OCTOPUS

Copyright © Anatoly Kucherena, 2014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ORIENTAL PRESS 2016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 01-2016-7678

章鱼时代

(ZHANGYU SHIDAI)

作 者 : [俄] 阿纳托利 · 库切列纳

译 者 : 徐先玉

责任编辑 : 王 艳 葛灿红

出 版 :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 113 号

邮政编码 : 100007

印 刷 :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 9.25

字 数 : 170 千字

书 号 : ISBN 978-7-5060-9313-2

定 价 : 32.00 元

发行电话 : (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 ,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 请拨打电话 : (010) 85924602 85924603

感谢俄罗斯文学翻译院（ANO “Institute for Literary Translation”）
在本书出版过程中提供的各种帮助！

编者的话

2013年6月，曾在美国中情局供职的爱德华·斯诺登曝光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项名为“棱镜”的监听项目，全球舆论一时哗然。之后，斯诺登在美国政府的追缉下经香港转至俄罗斯，8月1日，他获准在俄避难一年。

斯诺登在莫斯科机场滞留期间，前途未卜，命悬一线，身心备受煎熬，此间陪伴他的，只有他的律师阿纳托利·库切列纳先生。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库切列纳逐渐了解了斯诺登“叛国”的心路历程，以及“棱镜门”事件的内幕。据资深黑客斯诺登透露，在大数据时代，个人隐私随时都可能被泄露，而其后果远比想象的要严重。因此，他在工作中时常感到良心不安。听了斯诺登的讲述，库切列纳对其内心的焦灼、不安和恐惧感同身受，因此，他认为“不能不把这一切写下来”。于是便据实创作了小说《章鱼时代》。

小说主人公叫约书亚·科尔德（Joshua Cold），他在童年时期即是一个爱国分子，他以身为美国人为傲、珍视美国国旗，后来，为了保卫祖国，他还自愿报名参军。但是，自从受伤退役进入中情局后，他越来越迷茫了，身边发生的事也让他的世界观出现了反转……

这本书出版之后，引起极大反响，许多国家争相引进……
2015 年，美国导演奥利弗·斯通根据该书内容拍摄了电影《斯诺登》，并于 2016 年上映。

为使中国读者能通过一手资料了解真实的斯诺登，特此出版。

2016 年 12 月

如果必须从人们的身上剥皮才能保留文明的话，这些文明的利益就应当被诅咒，甚至文明本身也一样。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不惜牺牲起码的自由以图苟安的人，既不配享有自由，也不配获得安全。

——本·富兰克林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

——老子

常识成了一切异端中的异端。可怕的不是你不那么想他们就要杀死你，可怕的是他们可能是对的。因为，毕竟，我们怎么知道二加二等于四呢？怎么知道地心引力发生作用呢？怎么知道过去是不可改变的呢？如果过去和客观世界只存在于意识中，而意识又是可以控制的——那怎么办？

——乔治·奥威尔

代序

任何一座国际机场的中转区都有点像诺亚方舟。这艘方舟漂不起来，也未面临下一场大洪水的威胁，但它依然可以让某些人在此避难，那些人的生活充满了不幸和损失，他们有避难的理由。

普通旅客要为各种事奔忙，行李啦、孩子啦，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还要赶时间，他们就像鱼群一样穿过中转区，从浩瀚的空中海洋的一个角落游向另一个角落。实际上，他们也不会留意谁在此长期停留。

“中转方舟”的住客什么样的人都有，《圣经》里说“凡有血肉的活物都要成双成对，一公一母”，尽管这里的人远非成双成对——他们都尽量不引起他人注意，远离熙熙攘攘的旅客通道，在机场航站楼偏僻逼仄的角落里安顿下来。中转区内设有迷你宾馆供有钱人休息，当然，这些人并非都能负担得起。

中转区的住客为数甚多，形形色色！这里有移民，他们利用各种各样的真话和谎言挤上飞机，为了逃离那些贫穷的国家，那些国家甚至不是第三世界，而是第四世界和第五世界，随便到什么地方去都行，只要能获得难民资格；这里有以极端方式旅行的年轻人，他们一无签证，二无许可，真是在以搭车

的方式飞来飞去旅行；这里有年老的嬉皮士，当年成千上万的“花童”之残余，他们想方设法要抵达自己心中永恒的加德满都；这里有那些见不得光的人，不同国家各种黑名单上的人，有欠贷者、做伪证者、逃兵、刑事或政治案件的涉案人；这里有反对设立边界与障碍的思想斗士、无政府主义者、各种各样的极端分子和激进分子、预言家和伪预言家，还有彻头彻尾的疯子，而预言家和疯子往往是一回事；最后当然还有那些丢了机票和证件的不幸的人。

他们所有人都在等待：有的人在等当局的决定，有的人在等亲朋好友的汇款，有的人在等证件、行李物品或同伴……不过，在中转区也有这样一些人，对他们来说，这里是地球上唯一能够让他们感受到相对自由的场所。约书亚·科尔德就属于这一类人。

舍列梅捷沃国际机场

19:10

美国人约书亚·科尔德^①是世界名人、新闻制造者，按照华盛顿的官方说法，他还是一名叛逃者和罪犯。不过，在善意的英文新闻报道中他被称作“Whistleblower”，它的字面意思是“吹口哨的人”，而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这个词指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将其任职机构的各种犯罪或违反法律和道德规范的行为公之于众。

各种机缘的巧合使舍列梅捷沃机场中转区成了他感觉相对安全的唯一场所。

杰马尔什·约书亚·科尔德——很多人到现在也没搞懂他（就连俄罗斯总统也公开称其为“怪小伙儿”）——弄出了这么大的动静，有些刊物甚至已经将这起事件称为“有史以来最大的间谍丑闻”。

这种危言耸听的说法本身就存在明显的漏洞，即约书

^① “约书亚”为《圣经》中记载的宗教领袖摩西指定的继承人；“科尔德”（Cold）这个姓氏意为“寒冷”“冷淡”。——译者注

亚·科尔德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间谍。间谍指的是受雇于某一政治制度、国家、公民团体，甚至宗教派别的人。间谍这种极具诱惑的活动有可能要搭上性命，但它往往具有潜在的好处，说白了，间谍可以从其效力的那一方获得各种形式的报酬。

为了拥有新的房产和“猎豹”豪车，臭名昭著的奥尔德里奇·埃姆斯向苏联情报机关出卖了中情局的很多同事和特工。

不过，也有例外。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格鲁乌^①将军德米特里·波利亚科夫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向美方提供机密信息；至少，他在“卢比扬卡地下室”里接受审讯时是这么说的。但不管怎样，与苏联敌对的体制支持他，冷战中的大赢家罗纳德·里根还亲自向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请求赦免该人。这并非偶然，只不过请求提出得有点晚了。

在世界人民的眼中，科尔德更像是独一无二的孤胆英雄。

至少表面看上去是这样：一个年轻男人，紧闭双唇，目光冰冷，向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发出挑战。这简直与自杀无异，要是事情按照好莱坞的套路发展的话，在好莱坞大片中总是有反面人物与正面的孤胆英雄对抗，但反面人物同样是只身出战。好莱坞大片实际上从未触及与体制的斗争。而科尔德想要撼动的恰恰是体制，他因此也就成了众矢之的。

可他竟然能从美国国家安全局反间谍处特工人员的眼皮子底下溜走，还离开了美国领土，虽然接下来的一切行程被团团迷雾笼罩着，但还是有消息透过这层特工迷雾传了出来，于是在舍列梅捷沃国际机场中转区数百名记者蜂拥而至，希望能找到这位明星，也即逃亡者。

① 即苏联军情总局。——译者注

科尔德俨然成了明星，这一点相信没有人质疑。他不仅抽了美国这只大鹰一个嘴巴，而且还极其不屑地狠狠踹上一脚，仿佛他面对的并不是威严的鸟中之王，而不过是乡村里一只因挡住了骑车人的路而仓皇逃窜的母鸡。

这只鹰的羽毛在空中四散，它俨然一副公鸡的模样，只会伸长脖子，颜面尽失地在世人面前喔喔嗷叫。鹰摆出恫吓的样子，尖嘴巴乱啄一气，爪子在地上刨来刨去，但这只猛禽的威望严重受损，甚至就连拉美小国的总统也斗胆声称，愿意为“勇敢的年轻人约书亚·科尔德”提供政治避难。

不用说，各路记者都选中了舍列梅捷沃机场的“中转方舟”，第一件事就是冲上去寻找科尔德，似乎他就是一只走失的小狗，或是秋日普罗旺斯森林里的蘑菇。

那些年轻记者翻遍了机场的每一个角落，仔仔细细地打量每一位旅客的脸（万一这个怪小伙儿化了装，或是粘了胡子呢），排查各个杂物间，为此还与机场的工作人员和安保人员闹了几次不愉快。

那些比他们经验丰富的同行则伺机等待科尔德暴露自己，这会儿正把时间花在“搜集事实”上，这是新闻这门“第二古老职业”的行话。文字记者们正忙着和旅客谈话，忙着描写机场内景，在网上搜索赫赫有名的“胶囊宾馆”的相关资料，据传，科尔德和专事揭密的“明基解密”^①网站派给他的女助手很有可能藏身于此。女助手长得还不错，机智果敢，可以在这位逃亡者身边扮演任何角色，这让整个故事更具刺激性。

摄像师们这会儿正在拍中转区的整体格局，好在“切换画

① 或许暗指“维基解密”。——译者注

面”时使用，他们还拍了拍围在吸烟室附近的那群记者，这是为了凸显这一时刻的重要性。

这群人主要由号称“金笔”的人构成，他们是庞大的记者群体中的VIP，可以进入最高级别的办公室，进入那些禁区。这些人在攫取信息时已经习惯了相对而言的安逸舒适，觉得“狼饱肚子靠腿勤”这句谚语说的可不是他们这些“金笔”们，就连镜头都直言不懂，还纳闷为什么没有人把科尔德直接送到眼跟前儿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气氛越来越紧张。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19:16

一群记者正盯着空中盘旋的飞机，这时，一位头发花白的摄影师走了过来，他身穿一件印有“路透社”标识的夹克。摄影师眼睛通红，像发情的兔子一样。他小心翼翼地整理了一下装有昂贵佳能摄像机的包，呷了一口机场咖啡机的劣质咖啡，自言自语道：“现代飞机就是真正的时间机器呀，尤其要是从东往西飞的话。”

“您发现了？”旁边的女记者头也不转一下，慢悠悠地问道。这位女士大概是巴尔扎克小说里女主人公的年纪，身材干瘦细高，像条猎犬似的。显然，无论是摄影师，还是这位女士，以及其他所有负责撰稿或拍摄的同行们，大家都在中转区透过满是灰尘的玻璃窗看着空中那些光怪陆离的“大鱼”起起落落，以此来打发无聊时光。

这位年高望重的摄影师满意地笑了起来，理了理头发，开始爆豆似的说个不停：“想象一下，打个比方，中午 11 点您同那些无所事事的旅行者一起登上一架舒适的飞机……嗯，比如说从曼谷吧。那么半天时间过后，下午 5 点您就置身于莫斯科郊外，可以吸一口祖国的炊烟了，大家都知道，祖国的炊烟也能让我们感到甜蜜和美好。”

有一位听众不无怀疑地哼了一声，显然，他不认同摄影师的这番言论。其他人都缄默不语。这位年长的绅士继续说道：“那么，我的朋友们，为什么飞行本身却花了近 10 个小时呢？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那还用说，当然是因为时差了……”

与此同时，在中转区的边缘，也就是办公区和杂物间的入口那里，一个身材健硕的中年男人从容淡定地快速穿过，他上身穿一件不起眼的灰色夹克，下身穿一条蓝色牛仔裤，手里紧紧攥着一个黑色公文包。

19:21

要是记者注意到此人，那么在中转区里就该建造真正的巴别塔了。因为这个皮包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给俄罗斯当局和约书亚·科尔德牵线搭桥的那位律师。借由此事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在国际上声名鹊起，这种声望在俄罗斯律师界可是相当罕见的。

这位律师总是能得到上天的垂青，早在从业之初，他的委托人（不知何故他总是这样称呼自己的客户）就总是一些匪夷所思的离奇事件的主人公。其中有成功的传媒大亨，他曾试图

把上百万美元装在一箱复印纸纸箱里，并把这个纸箱从政府官邸搬出来，却被抓了个现行；有前司法部部长，俄罗斯小报上到处都是他与两个一丝不挂的少女同泡桑拿的照片；有一位反动将军的妻子，她本身是俄罗斯议员，不知怎么就那么巧，根据侦查结果，她正好在丈夫精心谋划的军事政变前夜开枪把他打死。类似的桥段差不多够写十来个离奇故事。尽管律师的脑子里有时也会冒出写写这些故事的念头，但每次都因为实在没有时间而放弃了。律师和科尔德已经见过面，世界各地几乎所有媒体都对此事进行了报道。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家伙到底谈了些什么，自然还是秘密，但是公众已经知道，科尔德收到了律师送给他的礼物，包括一本俄语识字入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集、宫廷历史学家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此外，还有几句让他打起精神的话，这是克里姆林宫最高领导人办公室让律师转达的。

此时，“第二古老职业”从业者焦躁不安的情绪已达到顶点。某反对派网站的一名瘦削的记者，一脸阴沉，扯着山羊嗓子颤抖似的说：“他该不会是早就已经在卢比扬卡，被特工们保护起来了吧！那里正在加紧剥皮呢。”这俨然是娴熟的煽风点火者的做派，对于这种人，人们常说，没什么能耐，就会瞎咋呼。

“嗯，或许不是在剥皮，”一位来自报刊网（Gazeta.ru）的体格健壮的记者客气地回应说，“现在可不是37年了，这年头儿这叫作‘听取汇报’，但是关于特工的事，我说同行，您说得完全正确。”

律师窃笑了一下，因为与这些耍笔杆子的键盘好手不同，他知道他们傻等的那个人不在卢比扬卡，而这些人还指望着抓

拍到一个好镜头，来一段短评，甚至弄一场轰动的采访呢，至于臭名昭著的“剥皮”，也不可能，这猜测也太离谱了。

“这要是在美国，根本就没有中转区。”此时路透社那位上了年纪的绅士说道。

“对，就该这样！”那位面色阴沉的小伙子立即表示赞同，“那里输送旅客的水平高，所有的细节事先都考虑到了。”

“哼，这不废话吗？那可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度。”一个涂脂抹粉的姑娘耸了耸肩膀说道。

摄影师苦笑了一下，但也不敢再无谓地争论下去了。

19:33

律师没被记者们发现。他相当精明老练，不会让他的委托人在时机未成熟时受到关注。他推开一扇不起眼的灰色门，掩入门后，又进到一间小屋，屋子中央摆放着一张硕大的桌子，以至于要想穿过房间进入另一扇门内，就只能侧身贴着墙壁过去。

桌边坐着一个人，穿着机场安保人员的制服，一脸高深莫测的表情。律师给他看了证件，他点了下头，摁了按钮。他身后的门“嗡”的一声打开了。

律师从桌旁挤过去，跨过门槛，进到另一个房间，屋里的装饰与世界上任何一座现代机场的高科技装修都大相径庭。

这里没有抛光打磨的大理石地砖、玻璃或金属，而是以木质材料为主，厚重的橡木墙裙和吊顶，再加上镶木地板、天鹅绒窗帘、两个皮沙发和镶有昔日帝国国徽的落地灯，这些陈

设，这个古怪的房间，更确切地说，这个不大的厅，仿佛是从一个久远的时代搬到了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那是尼罗河上建造阿斯旺大坝的年代，是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准备应战的年代，是苏联领导人踏步走向联合国主席台的年代。

这里的值班人员身穿联邦警卫局军官制服，他又检查一遍律师的证件，然后打开他面前的电梯门。这里的一切也都是自苏联时期保留下来的，包括指示楼层数字的黄铜按钮、胶木电话、烟灰缸和镶嵌在墙壁内的电梯。律师摁了“-7”，电梯就哐啷哐啷下行了——仿佛要下地狱似的。

世界上大国间的地缘政治游戏古而有之，而约书亚·科尔德对于此类游戏价值重大，可别认为这号人物会被扔在舍列梅捷沃机场中转区，任由记者们折磨，更别说还有那些与各大国有利害关系的情报机构的特工了。这些人对他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从老生常谈的消灭（谁也不会急于把藏有毒针的雨伞上交给博物馆），到同样老套的绑架（摩萨德在这方面可谓战功赫赫）。

因此，从香港来的飞机一落地，科尔德刚一踏出机舱，就立即被带走了，如果不是被保护起来，至少也是被严密监护，他被温和但坚决地带到那个有落地灯的橡木厅，然后电梯又把他带到一处最为秘密的设施地堡 A 里面。

这个位于地下 30 多米深的避难所的来历相当有趣，值得单独写一部长篇小说了。这段历史与舍列梅捷沃机场修建的始末以及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命运息息相关，他企图赶上甚至超过美国，并要在 1980 年前基本上实现共产主义。

伦敦希斯罗机场的规模令赫鲁晓夫震惊不已，因此在飞抵